

顏斗作品集

猴 子 仔 有 种

一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东52A-6

4568

HJ2

1
C

颜斗作品集之(17)

猴国仔有种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①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17)

猴团仔有种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32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T-80506-565-X/I·163

定价:36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有些事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，人根本就无力反抗。本来游飞可以象痞子一样逍遥自在，无奈他是武林盟主之子，不愿受拘束，却偏生进了啸涛庄。古道热肠，作媒做得一团糟，上代之间情仇缭绕，晚辈又稀里糊涂，于是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情，幸好，猴团仔运气好，向宇海造化大，这才能良缘喜结，威震武林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猴团仔开溜	1
第 二 章	巧入瞞涛庄	40
第 三 章	小子乱做媒	78
第 四 章	乱成一锅粥	117
第 五 章	都天门来犯	157
第 六 章	洞庭湖大战	196

第一章 猴囤仔开溜

上午，春风和煦，日照大地，正是街上人潮汹涌的时刻。

突然，悠闲的人群匆匆往街道两旁躲闪开去，十几个身穿蓝色短衫的汉子，手持亮晃晃的钢刀，脸露凶煞，冲到街中心，四下搜寻起来。

街上的老百姓个个胆颤心惊，心里暗自求神念佛着，深怕弄了个不是，会给这些恶煞的人搜到身上来。

不过，这批下三滥的凶神恶煞今天倒像发了慈悲似的，并没有打扰到那些安善良民，只是一家家店铺，一个个摊位的搜寻，看来像是在找丢了的一只小狗。

混乱中，一声霹雳似的巨吼，震醒了街上无数正在作噩梦的人群，一个蛮牛般彪悍的大个子，不知什么时候已出现在市中心，咆哮道：“抓到那兔崽子没有？”

一个蓝衣汉子迅速窜向他身旁，躬身拱手道：“启禀总管，就看见那小子一溜烟钻入人潮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”

猴 团 仔 有 种

那所谓总管立时出手一把揪起蓝衣汉子的衣领，提得离地足三寸有余，破口怒骂：“混帐！你老娘生了群瞎眼软脚给你们这群饭桶，十几个人围不住一个兔崽子！”

蓝衣汉子惊慌中却道：“我们十几个不是同娘生的。”

大个子大吼一声，猛力将他摔到地上：“妈的！老子不管你们娘是谁，今天抓不到那小子，老子要你们全家变成狗养的！”说完虎虎生风的走过人潮，看得大家暗暗咋舌。

那个汉子被摔了个鼻青眼肿，兀自在地上呻吟，一个同伙儿的看总管走远了，才上前去扶起他，连同其他伙伴一起离开市集，去往别处搜寻，待得那群瘟神远去了，街上人潮又哄乱自在了。

在本镇最大一家酒馆……安福酒楼的飞檐上，才贼兮兮露出一双迅速转动的眼珠子。

当然，谁也不知道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什么时候飞上屋顶的。

惊魂甫定，他便悄悄滑落在安福楼后院，顺手从两旁露天的酒架上拿了一瓶老酒，往左边墙角的草堆拨出个洞口，顺利钻出后，一脸得意地拍拍身上的灰尘，阔步拿着酒瓶脖子，大摇大摆往巷子进去了。

谁也数算不清他到底拐了多少拐，弯了多少弯，他停在一间小鸡笼般的瓦屋前，四下张望了一回，才一溜

猴 团 仔 有 种

烟跑进门里。

只听一个苍老但却颇有劲道的声音自里间传来：“猴团仔！你回来啦！老子我还以为你忘了回家的路啦！”

这猴团仔拉开脸嘻哈道：“哎！老爹！猴团仔我只是去赌了个三天三夜，可还没把脑袋押出去，所以抱歉得很，没有把回家的路忘记。”

门帘掀起，一个身材瘦小，半头白发的精老头子走了出来，水红大鼻，左边的脸颊却鼓得实实的，肿到发紫，猴团仔一看他老头这副模样，立刻捧肚子，笑个不停。

老头转怒：“猴团仔！看你老子栽斛斗，乐成这样，不怕天打雷劈！”

猴团仔越是笑得东倒西歪，道：“哎！老爹！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瞧你变得这么俊哪！哈哈！可乐死我罗！哎哎！不过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

老头沉声道：“猴团仔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猴团仔忍不住才收起的正经又叹嗤笑出道：“咦？老爹！难不成你真给人打昏了不成，连我多大都记不得了？”

“咱们就要大祸临头了，你给我认真点！”老头见猴团仔还是笑得前俯后仰，不觉怒气冲天，又大声道：“坐下！我有一些严重的事要告诉你，坐下！”

猴团仔还边笑边抓了凳子，一屁股坐下，说：“老

猴团仔有种

爹啊！你会有什么严重的事呀？还是喝口酒，消消气吧！”

“猴团仔啊！咱们的仇人终于找上门来啦！这种平静的日子过不下去啦！”

猴团仔嘻皮笑脸道：“咱们成天给人追着跑，生活本来就挺刺激的嘛！”

“呸！这算什么？小场面！你知不知道，这次可不同，咱们爷儿俩不能一道儿混啦！”

猴团仔这才睁大眼睛，酸溜溜道：“老爹啊！怎么一遇上棘手事儿，就要把儿子甩掉，自个儿开溜，真不讲情理啊！”

老头一脸严肃，振振有词道：“猴团仔，感情用事常常败人一生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！再说，哎！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不是你爹啊！”

猴团仔似乎丝毫不惊讶，反倒吊儿啁当的说：“啊！你可真绝，连我的籍贯都要拆掉，真不像话。”

老头一连摇了几个头，道：“你的本名叫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绝对是姓向，至于你的身世，我不能告诉你，免得你遭杀身之祸，你尽量往北方躲祸，到塞外去，就算讨个塞外婆子也是造化，你挺机灵的，可以做些买卖，千万别去南方，特别是洞庭湖一带，知道吗？”

“爹呀！你骗人的功夫怎么退化啦！编这什么词儿？没头没尾，一点也不曲折离奇，老爹啊！你今儿怎么又反常到这样田地啊？”

老头沉声道：“猴囤仔，我养了你十八年了，你也该去独立啦！我这就走了，记住，千万别去洞庭湖。”

猴囤仔这才有点相信老头似乎不是闹着玩的，但他还是不信地说：“爹啊！你要我去独立，挣钱回来，那可以啊！以后啊！就由我供养你，你就别自己出去偷啦！在家金盆洗手吧！何必闹着要离家出走？哎！对啦！爹啊！你刚刚说到我的本名，这我长这么大了，你可以给我取个像样的名字吧！”

老头认认真真的思索了一下，道：“也对！总不能老叫猴囤仔，嗯！叫吉祥好了。”

猴囤仔急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柴员外家的小白狗就叫吉祥啊！这我岂不是跟狗同名。”

“你还挑啊！那你自个儿取一个好啦！”

“爹啊！历史上有名的太忠臣叫岳飞啦！我就叫飞吧！”

“我看你叫秦桧的桧更像。嗯！向飞，这也不错，那就这么定了，记住，叫什么不重要，就是别去洞庭湖，我走了。”

猴囤仔一把扯住老头，道：“爹啊！你看来不像在玩嘛！这没头没脑的怎么回事？我又怎姓向了？真是莫名其妙啊！”

老头摇头道：“你一个人混，仇人根本不认识你，你跟我一起，他们就认出你啦！我走是为了你，唉！我也没想到，算计不到的事，居然发生了，希望这次的决

猴 团 仔 有 种

定可免去一场灾祸，千万别去洞庭湖啊！”话一说完，便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猴团仔追出，只见他老头掠身飞上屋檐，几个翻身就消失在远处了，本待跟上去，但自忖飞檐走壁的功夫没他老头好，只得作罢。心里却想老头铁定是闹着玩的，反正从小到大，爷儿俩就经常这样作弄对方，这次也一定是啦！他一定是打算去偷什么大户家，名门贵胄的，怕自己跟去会有危险，所以才编了个这么蹩脚的理由，好自个儿去干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再说那糟老头一飞上屋顶，就一路马不停蹄地赶，倒真像是在躲着大祸，一忽儿间，他已来到城东的翠绿竹林外，站定身后，叹了口气，就在这当儿，一条黑影已无声无息的来到他跟前，老头神情忧郁地道：“我游逍遥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我还是不忍拖那孩子下水，我已叫他走了。”

游逍遥话未说完，黑影已闪电出手，老头倏地做个遁地式翻身，险险躲过那劈向天灵盖的一掌，黑影一掌落空后，复又幽灵般飞出一拳，还是击向老头游逍遥的天灵盖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眼看老头就要避躲不过，忽地一股劲风飘向黑影的虎口，那黑影凌空由拳换掌，双手一翻，只听得喀嚓一声，飘来之物已被震得四分五裂，散了一地青翠油绿的竹筒细屑。

猴 囤 仔 有 种

此时茂林内掠出一个身材修长，穿着长衫的中年侠士，在日光下只见他脸如满月，眼似流星，长须飘扬，脚未着地，便听他朗声道：“轩四弟，切莫暴躁，怎可自相残杀！”

游道遥晃了一下，立定后，向来人拱手道：“若非东郭先生到来，老头可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”

东郭有我缓缓道：“游前辈请勿见怪，轩四弟脾气一向如此，尚望前辈莫为枝节记恨，如今事已如箭在弦，大家理应同心一志才是。”

游道遥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回来，火气竟也冒了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不管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我不能叫那孩子去送死，十八年了，我养他十八年，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，你们不能逼他去死。”

宇文轩森冷冷地从齿缝间进出道：“游道遥，你这无耻之輩，该……死……”

游道遥再也忍受不住，恨恨地道：“方才要不是你猝然出手，老头岂不就着了你的道了！”

东郭有我止住二人，依然以缓和的声调道：“游前辈何出此言，十八年锥心的等待岂能说罢就罢？何况那孩子有我们护持着，总比他一个人孤伶伶飘荡要强多了，再说……”

东郭有我犹待再说，宇文轩却突然放声长啸起来，面目扭曲，他几乎濒于疯狂地瞪视着游道遥大声吼道：“姓游的，这个血海深仇我一定要报，你作不了主张的，

猴 团 仔 有 种

那孩子是我交给你抚养的，你怕了是不是？懦夫，懦夫……”

说着又是一个龙虎式，就要向老头挑打，东郭有我连忙侧身挡住，转头对老头说：“游前辈忘了庄主的大恩吗？”

游逍遥一闻此语如遭电击，浑身震颤，倾刻眼中流出两滴清泪，颤声道：“老头时时铭记在心。”

东郭有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追悔前约？”

老头长叹一声：“我不忍心……就让我去拚命吧！不要将无知的人推下水。”

东郭有我皱起双眉道：“我们所为何来？难道我们都是畏死之辈？”

游逍遥至此泄了大半的气，只是连连摇头叹息，东郭有我乘机追问：“前辈可否告知那孩儿下落？”

老头仍固执地摇头道：“你自个儿去找吧！老头也不知他在那里。”说罢，一展轻功，扬长而去。

宇文轩见状，恨恨道：“此人该杀！”

东郭有我摇头道：“不可，游前辈自是出于一片爱心。”

宇文轩仍是抑制不住心中腾涌的那股愤恨道：“我无法忍受，我要杀光他们，杀光他们！”

“四弟，莫要冲动，十八年都忍了，何必急于一时？你去找那孩子，带他去云霞山庄等候愚兄。”

宇文轩听得东郭有我如此吩咐，迳掠身转往城内而

猴 囤 仔 有 种

去，东郭有我目送他远去后，不禁摇头深慨，暗道：“变了，变得如此，唉……”缓步入林，踽踽独行，消失在树影之中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再说那自取名飞的猴囤仔在小屋内睡了一个不怎么安稳的觉，心中总感到老头游逍遥似乎出了什么事，但又拿不上主意来。

天要破晓，猴囤仔索性翻身起来，坐在破床沿上思量前后，这时他突然敏感的察觉仿佛什么东西正盯着他瞧，他滴溜着那双黑眼珠，左看右看，一切却如初的安放着，没啥异样。

他这才感到浑身有点发毛，心中暗道：“娘的！莫非这屋里弄鬼了，我这专门摸鬼的，难不成真走了运？”

脑中越想双眼越瞧，越觉不是味儿，干脆起身拍了拍身子，开了大门走出去，他九弯十八拐地走到街上，此时城外赶早市的已纷纷进城，他信步走着，随意看着忙碌的人群，心下舒坦了不少，走到街角一摊卖早点的摊子，就大刺刺坐下来，叫了碗豆浆和大饼，翘起脚吃起来，才受用一半，身后突然雷吼似的响道：“兔崽子！你可给老子找着了！”

只这一响，差点把吃下的一半给呕出来，猴囤仔暗道：“不妙！都给老爹搅得把正事儿给忘了。”事到如今，只好赶忙的站起来，拉起一张笑脸，转身笑道：“哎哟！原来是张总管大人，怎么大清早有闲逛街啊！”

猴 囤 仔 有 种

真真难得，要不要换个清淡口味，用点浆汤和大饼，小可还孝敬得起。”

张总管从昨天起已把一张脸气成黑的了，这时又转成紫黑的，他吼道：“混蛋！还不把你偷去的银子交出来，要等老子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是不是？”

猴囤仔装傻道：“张总管啊！小可不叫兔崽子也不叫混蛋，如今取了个名叫游飞，这个飞是岳将军岳飞的飞，这游是我老爹的游，至于这银子是怎么一回事，小可实在不明白，还望张总管明言一二。”

猴囤仔竟到这儿唱起戏来，那可把大方赌坊的总管气歪了，他又吼道：“老子管你怎么飞，快说出银子在哪儿？”

小飞子一味痴傻地道：“这银子，小可真不知怎么回事啊？”

张总管暴跳如雷，道：“前夜你赌光了，却胆大得摸走柜子上的一包银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还不交出来！”

游飞故作吃惊道：“哎啊！这是怎么说的？我赌了三天三夜，连头都赌昏了，那里还来的劲儿去摸一包重沉沉的银子？总管大人啊！你也看过那些赌光的，那个不是跌跌撞撞滚回去，这，这又从何说起呢？”

张总管一听，也觉得似乎有理，声音略小了点道：“但张达为何说他看见是你啊！追你时为什么不解释？一劲儿跑，为什么？快说！”

猴 图 仔 有 种

游飞笑道：“总管大人啊！这人要偷东西，岂有可能让人看见的道理，赌坊里人来人往的，那个呆到那个地步去偷呢？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上拔毛吗？”

张总管越听越觉有理，慢慢的恼起那个可怜的张达了，他又大声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躲起来，缩着龟脖子？”

游飞装起一副委屈相，道：“总管大人啊！您老想想，像小可这么小的一个胆，被那么多人拿着亮晃晃的长刀追着，早吓得屁滚尿流了，焉有不跑之理？还巴望有个地洞躲了进去才好呢！望您老明察秋毫，正义千秋，替小可伸冤哪！”说罢连连打恭作揖。

张总管越听越觉有理，又斜眼见游飞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心下犹豫，思想不出一个解决之道，游飞见状，立刻提出意见道：“总管大人，何不回去找了张达来与小可对质，倘若小可真冤死了，我也会不忘记您老大恩大德，旁人也都会翘出他们的大拇指，夸赞您老明镜高照，大公无私。”

这下张总管可给哄得心眼儿开了花，马上答应道：“好！老子立即回去揪了张达那小子来与你对质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决不会冤枉你。”说着转身，大步离去。

游飞一见张总管走远，才长长吁了口气，暗道：“老子我再给你逮到，就做你孙子。”

边说边往人丛里一钻，顷刻消失在熙来攘往的街市之中。

等游飞再回到小瓦屋时，手上已多了一包重沉沉的银子，他一边数着银子，一边还喃喃咒骂张达那小子拿了自己白花色五十两还出卖了自己，游飞暗道：“总总共共计有四百五十两，嗯！够老子花他一阵了，倒是得先离开这里一阵子才行。嗯！到苏州去打混吧！听说那地方正是游玩的好地方，也可买点东西回来给老爹用用，那时他也该回来啦！”

这么决定，便马上动手理凑了个包袱，关门闭户，以防宵小，这才扬长而去。

穿过花花绿绿的市集，才出城门，游飞敏感地觉到被盯了梢，观察了半晌，却也没啥异样，索性不去搭理，自顾自地往前赶路，走到中午时，日正当中，炎热无比，赶忙躲进树林里纳凉，心中懊悔忘了带干粮和水在路上解渴，突然，一声长长的叹息森森然穿过树丛传了过来，吓了猴囤仔老大一跳，站起来圆睁双眼，东张西望。

随着叹息声，一个沉沉的声音传来道：“偷盗欺诈，人所耻之，都是游逍遥那无耻之辈教得你这么不长进，可恨啊可恨！”

游飞本来心中着实害怕，可是一听到踩着自己父子尾巴的话，不由得心中不爽，壮着胆子，道：“盗亦有盗，焉可说吾父子皆为无耻之辈，这，你说这话未免有欠公平。”

那沉沉的声音道：“那如何说？你做了昧良心的事，